

良陈 美锦

下

清歌渐远醉流年，浮生一梦。
绾情丝，海棠依旧，从此相思入骨。

沉香灰烬
著

海外情

凤凰文艺出版社
FENGHANG WENYI PUBLISHING AND
MEDIA GROUP LTD.

良陈
美锦
下

沉香灰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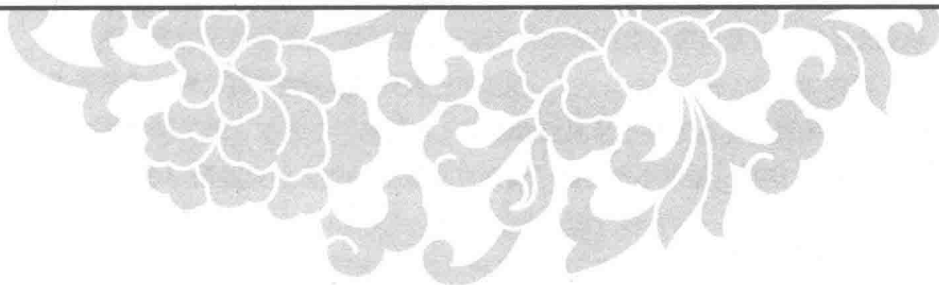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KUNMING
昆明文化
图书 影视



第十一章	谋逆	001
第十二章	射杀	027
第十三章	新妇	049
第十四章	结亲	073
第十五章	作罢	105
第十六章	过年	141
第十七章	继母	159
第十八章	认下	187
第十九章	心思	211
第二十章	提亲	233



谋逆

玉柳胡同长兴侯府。

夜色已深，长兴侯府房檐下挑起了羊角的琉璃灯笼。已经入秋，正堂外的石阶落满了槐树的黄叶，一个穿程子衣的中年男子带了四个侍卫过来。

他做了个手势，侍卫站到了石阶两侧。男子咳嗽了几声，往石阶上走去。门外站在一个书生打扮的人，跟他低声说：“侯爷在里面和萧先生说话。”

男子也压低声音道：“是从睿亲王那边传来的消息，事出紧急，我怎么也得告诉侯爷一声，魏先生还是帮我传一声话吧。”

书生想了想，才扣了门扉进去。出来之时向男子点了点头。男子面露感激之色：“明早请魏先生去胡同口喝咸豆浆。”魏先生小声道：“还豆浆呢，我看咱们连侯府都出不去。”

长兴侯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刘州你先进来。”

刘州忙向魏先生作了揖，急急地往正堂走。一看不仅长兴侯、萧先生在，就连老侯爷都坐在太师椅上，也不知道在商量什么事。必定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长兴侯身材高大，眉毛细长，五官却十分英挺，穿着一身麒麟补服。刘州

一看心里就咯噔一下，这在府里本该换常服的，怎么还穿着官服。那肯定是刚从官里回来，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老侯爷放下手中茶盏，慢慢道：“你说从睿亲王那里传来的消息，究竟是什么？”

刘州一一请安后，拱手答道：“萧先生让小的一直看着睿亲王，本也没什么异常，只是昨天从宝坻来了一批丝绸，却悄悄送进了睿亲王府。老侯爷不知，睿亲王本每月从宝坻定期的买丝绸回来，他在城西的盐井胡同有两家丝绸铺子，丝绸一般是直接送去盐井胡同的。”

长兴侯眉头一皱：“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那丝绸究竟是什么东西？”

刘州道：“是小的啰唆了。小的让睿亲王府里咱们的人悄悄看了，是整整两车开刃的大刀长枪。看锻造工艺，应该不是凡品。”

他这话一出，萧岐山和长兴侯都面色一变。

长兴侯低声和老侯爷说：“看来萧先生分析得确实有道理。睿亲王昨日找了北城兵马司指挥和左金吾卫商议，我今日进宫时，看到殿前值守的侍卫都是生面孔。他如今又运送了如此多的兵器，应该是有打算的。”

老侯爷哼了一声：“他竟忘了当年是怎么被先皇收拾的，如今眼看皇上病重，竟然起了这等心思。”

老侯爷站起来在正堂里走了两圈，沉思不语。长兴侯也不敢说话，等到老侯爷站定了，问了萧岐山一句：“萧先生怎么看？”

萧岐山正在看博古架上一个紫竹笔筒，闻言转回目光，微微一笑：“老侯爷也知道，睿亲王如今虽然掌了几分兵权，却难敌长兴侯府。他能说动北城兵马司指挥，另外四城指挥却没有办法，何况金吾卫大多是皇上的亲信。我看睿亲王如果想谋逆，恐怕还有几分难度。您倒不如暗中不动，等到他发难的时候一举将之拿下，斩草除根。”

长兴侯点了点头，深以为然。睿亲王根基尚浅，根本不能撼动长兴侯府。而他对睿亲王所掌兵权，也很有意见。一个连沙场都没上过的亲王，仅凭几句轻巧话就能拿到兵权，对他这种一辈子征战的人来说，实在看不过去。

老侯爷却想了片刻，他原本打算找其他四城指挥使商量，将谋逆的人统统拿下。但是这样一来未免打草惊蛇，他们手中证据不足，就这样抓睿亲王，恐怕也抓不到把柄。何况延平王那边关系还僵着。

正如萧岐山所说，如果不在其叛乱的时候拿下他，怎么能斩草除根呢。

老侯爷吩咐长兴侯：“虽说如此，我们却也不能只坐着，你暗中都布置好，

谨防睿亲王突然发难。”

长兴侯点点头，“儿子知道。不过父亲，限儿如今也在参与此事……”

老侯爷皱了皱眉：“他的身体没好完全，平日帮着做些别的就罢了，这样的事可不准他插手。跟着他那个李先槐又是我从四川带出来的，怕把他带到歪路上，我亲自来说他。”

萧岐山叹了口气：“也是我无能，这么些年也没把他治好。”

老侯爷摇摇头：“先生这是什么话，要不是你，限儿恐怕连五岁都活不过。这些年你待他如何的好，我还能看不到吗。”

萧岐山听后笑笑，久久没说话。

几人商议完，老侯爷亲自去找了叶限说话。

听完后叶限沉默片刻，才说：“祖父，您平日让我多管侯府的事。如今这样的大事却不要我管，我实在不懂。”

老侯爷道：“你父亲性子太直，你却偏偏相反，太精于算计……”心思太多，想的也太多，以至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是容易折寿的。他也是听了萧岐山的话才想明白。

要叶限参与这些，老侯爷也是无奈。长兴侯府就只有一个男丁，除了叶限，谁还能来承担呢。

老侯爷声音一振：“别的也就算了，这涉及动刀动枪的事，你却万万不可参与。”

叶限没有说话。

老侯爷看叶限这样子，就知道这事要是不说清楚，叶限是不会罢休的。他叹了口气：“事关睿亲王勾结金吾卫谋反，连北城兵马司都牵涉其中。此事非同小可，你切不可乱来。”

“谋反？您怎么知道的？”叶限想到了顾锦朝说的那些兵器。

老侯爷自然不会继续回答他的话：“这些日子你就好好待在书房练字，不准出府去。”

老侯爷吩咐叶限的侍卫好好看着叶限，离开了书房。

叶限自然不会老实的待在长兴侯府，他觉得顾锦朝肯定有什么话没跟他说，他想去问问她。

而锦朝等人刚从适安搬到了大兴祖家。

锦朝住在西跨院妍绣堂，穿堂过去就是顾澜、顾漪所在的怡香院，顾汐则和二伯的另一个庶女顾忻同住沉霄院。

锦朝看过院子，就要去和冯氏请安。

她跟徐妈妈说：“顾澜和顾漪还挤在一个院子，我住这儿已经不错了。您把倒座房布置成暖房放花草，再清一间出来做库房，后罩房就让青蒲她们住着。您和佟妈妈住西梢间。”

徐妈妈应“诺”，锦朝想想又吩咐道：“等会儿祖母应该会派人过来，带你和佟妈妈去祖家各处看看。你多准备些银裸子送给领路的婆子，把祖家的情况打探清楚。”

徐妈妈笑笑：“您且放心吧，奴婢都是明白的。”

锦朝心里很放心，徐妈妈跟着外祖母和母亲久了，这些事自然没有问题。

青蒲服侍着她梳了发髻，只簪了一对并蒂莲瓣银簪，着淡蓝色八吉纹褙子，素净又端庄地去了冯氏所在的东跨院。

冯氏先喊了罗姨娘过去说话，锦朝去的时候罗姨娘正从冯氏的屋子里出来，看到锦朝便给她行了礼问安。锦朝看她面色微红，心中暗想着冯氏肯定跟她说了子嗣之类的话，毕竟父亲如今除了两个通房丫头，只有罗素一个姨娘，两个通房丫头都是要喝汤药的，不能诞下子嗣。

她沉思了片刻，才跨进西次间。

冯氏坐在黑子螺母罗汉床上，穿着沉香色暗宝相花纹褙子，左手腕上盘着串菩提珠，长得慈眉善目。

“是朝姐儿过来了。”她笑着让锦朝过来，并让服侍的大丫头松香端杌子给锦朝，“妍绣堂你看着可还喜欢？要是缺什么，尽管和祖母说。”

锦朝自然什么都不能缺，她笑着道：“我是看什么都喜欢的。如今回大兴了，孙女也每日来晨昏定省，伺候您老人家，也好尽尽孝道。”

冯氏欣慰道：“你是个孝顺的。你大堂姐出嫁，怜姐儿又是个不懂事的。别的庶女更是算不得事儿，你来伺候祖母，祖母心里也是高兴的。”

这时候顾澜和顾漪也收拾妥当，过来给冯氏请安了。

冯氏看见顾澜和顾漪进来，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伸出手端起小几上的粉彩白瓷茶杯慢慢啜饮。

顾澜和顾漪行了跪拜礼齐声说：“祖母安好。”却没听见冯氏叫她们起来，两人维持着跪拜的姿势动也不敢动。顾锦朝心知冯氏这是要给庶女立威的，自然也不敢说话。

冯氏放下茶盏才说：“起来说话吧。”

锦朝见顾澜穿了件靛青柿蒂纹上襦，茶白的综裙，她来得很匆忙，发髻有

些凌乱。冯氏也看见了，就悠悠地道：“这是澜姐儿吧？”顾澜回道：“孙女正是顾澜。”

冯氏淡淡地说：“看样子也是没把我这老婆子放在眼里的，前来拜见我，怎么连头都不梳，还只穿了上襦。你在顾家没学好规矩吗？”

顾澜暗自咬牙，她的马车最后到祖家，自然需要多整理一会儿。听木槿回来，说顾锦朝已经来东跨院了，她才匆忙赶来。心知自己要是来迟了，别人恐怕又有话来编排她。但是她没有想到，要是真想挑一个人的错，哪里会有挑不出来的呢。心中念头几转，顾澜再次跪下来，眼眶微红道：“祖母恕罪，孙女是急着出门，才绊了一跤乱了头发。是孙女唐突了，祖母教训得是。”

她这样认了错，冯氏反而找不到话说她了，就“嗯”了一声让她起来。心想倒真是个聪明的，长得也不差。可惜是个庶女，姨娘又是那样的人，要不也是个不得了的。

顾汐最后来拜见。随后二夫人和五夫人带着顾怜过来。

顾怜像只小鸟一样扑进冯氏怀里，娇声喊：“祖母。”又说自己中午吃了乳粉菱糕，“嬷嬷的手艺不如祖母的好，不够甜。我吃了一块听说堂姐妹们来了，就来东跨院看看。”

冯氏搂着顾怜，笑着点她额头：“你可不要吃太甜了，等过年及笄了，就要嫁到姚家。到时候人家姚公子嫌你太胖可如何是好。”

顾怜撇了撇嘴：“他才不敢呢。”姚文秀待她如珍宝般小心翼翼地，每月都送东西过来。

周氏笑着说：“半点规矩都没有。”然后要她见过顾锦朝，“给你大堂姐问安。”冯氏笑咪咪地看着。在冯氏心里，顾锦朝虽然名声不好，但终归是嫡女，而且是通州纪家的外女。顾怜当然应该和顾锦朝交好。

顾怜向锦朝屈身行礼问安，又朝顾澜眨眨眼：“我好久没见过二堂姐了。”

冯氏见此情景有些不高兴。

锦朝都看在眼里，心里知道冯氏这是不想顾怜和顾澜交好。冯氏似乎更希望她和自己要好，可惜顾怜不喜欢她。不过冯氏这样宠爱顾怜，可也算是害了她。她记得顾怜前世嫁到文华殿大学士姚大人家后，拿捏不好家事，时常回顾家哭诉。到最后把自己身边的大丫头开了脸送到丈夫床上，也没能挽回姚公子的喜欢。那大丫头最后生了庶子，反倒得势了。

锦朝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顾怜的丫头，这丫头穿着胭脂色的比甲，藕荷色的襦裙，戴了一只蝶恋花的银簪子，生得雪肤娇嫩，唇红齿白。她记得这个丫

头的名字叫兰芝。

冯氏顿了顿，而后又拉了锦朝的手跟她说：“如今府里主中馈的是我和你二伯母，你五伯母是有身子的人了，不能操劳。你来我这儿多学一学，祖母好好教导你。”

锦朝站起身谢礼，看了一眼五伯母的肚子，她穿着宽松，并不明显。她心里却是遽然一惊，前世长兴侯死后两个月，五伯母上吊自杀，那个时候竟然是怀着孩子的。

她还记得顾锦贤恸哭失声的场景，那时候心里还奇怪。原来是一尸两命的事。

周氏笑着和顾澜说：“你和漪姐儿就和我学着规矩，只求不行差踏错就好了。”

冯氏点点头：“正好明儿就是重阳，府里是搭菊台赏菊的，我听说朝姐儿擅侍弄花草，可要好好帮衬着你二伯母。老五媳妇，你就准备重阳糕和茱萸。”几人都应了“诺”。

说了一会儿的话，冯氏乏了，于是众人都退下。锦朝先回了妍绣堂，刚刚迁家，她还有许多的事要做。

今儿是第一天搬过来，晚膳自然是要一起吃。不过锦朝几个都在守制，就在东跨院的宴息处摆了几桌素斋吃了。等吃过了晚膳，周氏又来找锦朝，让她去看看菊花台搭建得如何。

锦朝累了一整天，看过菊花台后，回了妍绣堂，一直睡到第二天卯正，青蒲挑了帘子来叫她，她才醒过来。

今儿是重阳节，要早起。这已经是入秋的时候，锦朝看着榻扇外，天还没有亮堂，只听见小丫头窸窸窣窣的扫地声。青蒲怕外面冷，给她披了一件天碧色的素缎披风。

祖家的下人比适安家里起得更早，锦朝一路从西跨院走到外院，都是问安的声音。周氏和叶氏也是早早起身，正看着下人把重阳糕从厨房抬到正堂。五色九层的菊花糕，上面还放着两只面羊，寓意登高。

周氏笑咪咪地拉她过去：“陪我去看看早膳准备得如何了。”

两人正说着话，有丫头匆匆来报：“五夫人，世子爷来了。”

叶氏正忙着指挥小厮切重阳糕，听着就皱了眉：“不是说不能出门了吗，怎么还过来了。”

周氏笑着说：“定是想你了才来看看的，你且去吧，这儿我照应着。”叶氏是长兴侯的嫡女，在顾家的地位超然，冯氏都要礼遇她几分。

叶氏这一去就是小半天。一会儿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外院正堂，要准备喝菊

花酒了，叶氏才带着叶限过来。叶限身后还跟了数十个穿着胖袄的侍卫，分列到了正堂外面。冯氏十分亲热地和叶限说话：“世子爷来得正好。”让松香端一块重阳糕给他。

叶限穿着件天青色玄纹的斓衫，眉心却微蹙着。他看了一眼落座的女眷，很快就看到了顾锦朝。顾锦朝心里咯噔一下。她可没有忘记，今天是重阳，离宫变只有四天的时间了。叶限这个时候来顾家，难不成是有什么事要和她说？

叶限只吃了一口重阳糕，就跟叶氏说想去走走。他走不过一刻，采芙就过来悄声在锦朝耳边道：“小姐，世子爷在妍绣堂等您，说是有话要和您说。”

叶限也是，竟然这样偷偷摸摸的，这又是在祖家，要是被别人看到了她怎么说得清楚。锦朝低声问采芙：“有别的人知道吗？”

采芙小声道：“您放心，奴婢请世子爷在西梢间等着。除了咱们的丫头，没有旁人看到。”

世子爷特地吩咐了此事一定要隐秘，采芙知道世子爷和自家小姐似乎在商量什么事，自然也很慎重。

锦朝离了席就往妍绣堂去，叶限坐在西梢间里等她，开了窗扇看外面的西府海棠。

锦朝跟采芙说：“去给世子爷端一杯菊花茶来。”

叶限听到她的声音，侧过头说：“我不要喝茶，你不用麻烦。”

锦朝笑着说：“菊花茶清火明目，世子爷可以喝一盏。你这样把我从筵席上叫下来，究竟有什么话要和我说？”

叶限哼了声：“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指了指自己对面的圈椅，示意她坐下。他能怕什么？他可是长兴侯世子爷，未来大名鼎鼎的兵部尚书叶大人。

锦朝心中腹诽，却也坐了下来。

叶限才跟她说：“你还记得你说的那批兵器吗？那批兵器出现在睿亲王府，让萧岐山派的人看见了。我祖父告诉我，睿亲王联合了北城兵马司指挥使和金吾卫谋反，他们打算按兵不动，等到睿亲王发难再拿下他。”

锦朝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已是非常惊讶了。叶限竟然肯和她说这些。谋逆这样的滔天大罪，谁知道都不得了。她问道：“世子爷，你告诉我这些做什么？”

叶限笑了笑：“刘州是萧岐山的人，我早就发现了。按照我祖父的个性，他肯定会听萧岐山的话，按兵不动。萧岐山设的这个局，我实在看不明白。”他看着顾锦朝不再说话。

顾锦朝这才明白过来，叶限恐怕是觉得她隐瞒了什么东西，没有说给他听。

自己确实有所隐瞒，但是她隐瞒的那些话，叶限也不该知道。不过叶限的话，倒是让她思索了一下。后来被冠上谋反罪名的可不是睿亲王，而是长兴侯。这中间究竟是什么不对的？

锦朝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难不成……根本没有任何人意图谋反？

睿亲王故意给长兴侯制造谋反的假象，在皇上驾崩的那天进了皇宫。长兴侯听了消息后带兵去围剿睿亲王，却反而被扣上了乱臣贼子的帽子，又被睿亲王斩于刀下，便是后来证明清白，那也是人死不能复生了。

而在这中间起到重要作用的正是萧岐山。

锦朝脸色微变。

叶限也看到了，心里更是肯定顾锦朝有话没和他说。

她站起身，窗外的西府海棠已经开始落叶了，如今是多事之秋，她也不好置身事外。锦朝想了片刻，才跟叶限说：“萧先生肯定是暗中投靠睿亲王了，他出的主意多半是顾应睿亲王的。我看睿亲王未必是谋反，说不定是设了圈套让你们钻。世子爷听我一言，凡事都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要相信谋逆之言。萧先生的话……更是一句都不能信。”

叶限沉默了一下，顾锦朝不想把话说明白，肯定有她的苦衷。但是她说的这些已经够清楚了，睿亲王是不是真的要谋逆，这事还有待考虑。要想知道萧岐山究竟在下什么棋，还要看睿亲王的动作。

过了好久，他才淡淡地说：“我小的时候不爱说话，更不喜欢出门，师父就从山里捉了狸猫和野兔的幼崽陪我玩。他还会草编蚱蜢、蜻蜓。夏天的时候从山上摘山楂给我做糖葫芦，带我去河里捉鱼，他从石子下摸出的河蟹只有铜钱大小，炸着吃很香。有一次我被蛇咬了，他很着急，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着急过，他亲自帮我吮了毒，自己却差点死了。”

锦朝听着叶限说话，没有出声。

萧岐山是陪他长大的，这样的情分，怎么可能浅得了呢。

叶限的侧脸有种淡淡的光辉，如玉的秀美。他垂下眼眸继续道：“我以前一直和师父住在贵州，读书认字都是他开蒙的。我一直觉得他是难得的好人，甚至还嘲笑过他的善举。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非要报仇呢。我竟然从来不知道，他能狠心到这个份上。”

锦朝低声道：“人心隔肚皮……”似乎也只有这句话能安慰他了。

叶限站起身，对锦朝笑了笑：“这些话，我当没说过，顾大小姐也当没听

过吧。”

外面等着的叶限亲信很快帮他挑开帘子，又亲自给他披了披风。两人随即消失在妍绣堂。

锦朝松了口气，随即又觉得怅然若失。叶限最后那句话，分明是要和她生分的。也好，她从此后就在祖家生活了，叶限再像以往一样和她往来频繁，恐怕会惹人诟病。

过了会儿顾德昭过来找她，看了妍绣堂的布局，很是满意：“你看，你祖母还是待你不薄的。”

顾锦朝笑着点头：“父亲怎么离席了，可喝过菊花酒了？”

顾德昭淡笑着说：“你五叔那个性子，哪有不缠着别人喝酒的。我要不是守制，也能灌他个底朝天的。我是听说你离席，以为你不舒服才来看看的。下午你祖母要带着大家去宝相寺所在的东溜山登高赏秋，你要是不舒服，我就和你祖母说一声，不去就好了。”

锦朝觉得冯氏还有一点做得很好的，她待嫡子庶子都不分伯仲，兄弟之间是很恭敬的。

父亲回了祖家果然比在适安好，至少这里有人陪他喝酒下棋，谈论诗词政事。渐渐的，他也能从母亲的死和宋姨娘的事中解脱出来。至少不会想着以宗教作为寄托了。

锦朝道：“女儿这才来祖家，也不能任性行事，父亲觉得呢？”

顾德昭哈哈大笑：“行，父亲不让朝姐儿任性了，你来陪父亲喝一杯酒吧。”

又带着她回到外院，见过了顾家二爷和五爷。顾锦朝抬头看了一眼，二爷顾德元和父亲长相相似，不过更稳重些，眉宇之间很冷淡。五爷顾德秀笑眯眯，人却长得俊朗，玉树临风的。

难怪叶氏会嫁给他了。

席间顾锦潇在和顾锦贤说话。二爷还有一对双胞胎的庶子，年龄只在五六岁的样子，穿着同样的福禄寿夹袄，长得胖乎乎的。顾德元看到两个庶子，跟锦朝说：“两个孩子在这儿也不方便，正好麻烦侄女带他们去宴息处里。”宴息处里是女眷吃席的地方。

锦朝点头应“诺”，照顾慧哥和瑞哥嬷嬷把他们抱起来，跟在锦朝后面去了宴息处里。

“去父亲那桌吃酒，正好带两个堂弟过来。”锦朝笑着和大家说。等把孩子放下来，两人一致地走到冯氏面前先请了安，然后才和二夫人请安。

二夫人笑了笑，抱过慧哥和冯氏说话：“您看，慧哥又长胖了。”

冯氏不冷不淡地“嗯”了声，招了慧哥和瑞哥过去，笑着问他们话。两个孩子都回答得乖巧有礼。冯氏看到他们新穿的夹袄，问道：“这夹袄可真漂亮，是你们母亲给你们新做的？”

瑞哥懂事些，忙道：“母亲说天冷了，给我们做了新衣裳，怕冻着我们。”

这还没到冷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把做的夹袄穿上，分明是想讨巧的。锦朝看他们说话小心翼翼的样子，感叹庶子也不容易，小小年纪，说话比顾怜还得体。

叶限回了玉柳胡同后，在书房里静坐了很久。

晚上高氏叫了叶限过去。叶限漏夜前去，还没来得及给高氏行礼请安，高氏就冷声让他跪下：“你祖父说不让你出门，你倒是好，携令李先槐带你去顾家。我问你，你是不是去见了顾家那个大小姐。”

叶限顿了顿说：“母亲多思了，儿子只是去看看长姐而已。”

高氏气得手都在抖：“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让许侍卫偷偷跟着你呢。顾锦朝刚从适安搬到大兴，你就眼巴巴地去看人家，还躲到了人家的闺房里去。你说，你是想害了她的名声，还是想害了你的名声。”

高氏出身书香门第，最是重视名节声誉了。

叶限抬头看着高氏。

当时他和李先槐察觉到有人跟着，但是两人都以为是萧岐山的人，并没有理会。没想到高氏还派了人跟着他。

高氏笑了一声：“我倒错了，你怎么能坏了顾家小姐的名声呢。她这样的人……这样……”高氏一时没想到该怎么说，“这样的人。你这是要坏自己的名声啊。你长姐还是她伯母，你这样作为，可是要你长姐在顾家人面前抬不起头吗？”

“我原先觉得你任性妄为，却也没想到你定要和顾锦朝扯上关系。母亲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非要气我你才甘心是不是？”高氏想到儿子一向都是油盐不进，心中更是气急。他父亲和祖父这些天忙成这样，他倒好，还跑到人家姑娘的闺房里去了。这要是被别人看见怎么得了。

叶限还是没有说话，他的确是去见了顾锦朝，这没有什么可辩驳的。他更不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说给母亲听。这些习惯都是跟父亲学的，长兴侯从来不让官场上的事烦扰高氏。

高氏自己气了会儿，见叶限跟锯嘴葫芦一样不吭声，指着正堂外面的青砖

让他去跪：“跪两个时辰，然后去书房抄《诗经》，这几天除非我发话，不然你休想离开这儿。”

叶限皱了皱眉，如今正是要紧的时候。他要是被困在高氏这儿，萧岐山的事该怎么办。高氏这儿可不比他的聚风堂，能够让他任意出入。“母亲，孩儿抄书倒是无所谓，但是孩儿有要紧事要做，恐怕不能呆在您这儿。”

高氏哼了声：“叶家还不至于要靠你当家。好好给我待着。”

叶限略一思索，就道：“如此便算了，孩儿写字惯用那只墨竹的狼毫笔，母亲请之书帮我送过来吧。”他走到正堂外，一展衣袍干净利落地跪下来，一声不吭。

高氏看着更是气恼，叶限这脾气也不知道谁能管得了。她挥手让语芹去找之书拿毛笔，还能有什么办法，管不住也要管，总不能让叶限翻天了。

萧岐山住在长兴侯府的关月阁，小厮把他书房的竹帘换成了蓝色细布的帘子，又帮他烫了一壶酒，切了一碟卤熟的鸭肫片、煮咸栗肉，剥了一盘干落花生。萧岐山刚和老侯爷商议了回来，秋天露重，解下披风后他就喝了杯酒，问小厮：“刘侍卫来过没有？”

小厮忙道：“晌午过来了一次，您不在他又走了。”

萧岐山笑笑：“那就去请他过来，好酒不喝可惜了。”小厮应“诺”去请人，不一会儿刘州就挑开蓝细布的帘子进来，吸了吸味道笑道：“先生好雅兴，这等阴寒的天里喝烧酒最好了。”

萧岐山给他倒酒，指了指那碟鸭肫片：“春兴胡同的卤味，味道奇香。”

刘州哈哈一笑。“那家卤味收摊最快，我倒是想吃很久了。”又压低了声音道，“和先生说正经的事，世子爷今天去了顾家，带着李先槐神秘秘的，属下一路跟着，看他进了人家小姐的闺房。您说，都这个时候了，世子爷这番行径是不是有什么古怪？”

萧岐山闻言笑笑：“顾家大小姐貌美惊人，没什么奇怪的。”叶限请他来燕京，不就是给顾锦朝的母亲治病的吗。萧岐山说，“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原以为是能干出一番事业的。却没想到他还年轻，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还是那样一个徒有脸皮的草包美人。

任叶限再怎么铁石心肠，人家顾家小姐还是要百炼钢化绕指柔。

萧岐山心里除了觉得好笑，还有些失望。

刘州不再继续说了，而是坐下来和萧岐山吃酒，说京畿内发生的趣事。两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刘州脑中浑浊不清了，突然舌头打结地问他：“先生……我一直都不明白，长兴侯待你这么好，你心里就没有犹豫过？”

萧岐山知道他这是喝多了，不然平日可不敢这样和他说话。

他看刘州都要趴到桌子上去了，才淡淡地说：“成亲王当年功震四海，平定外蒙吐谢图汉叛乱、漠南察哈尔叛乱，百姓爱戴。朱厚德却对成亲王起了杀心，虏获他的妻儿，逼得他不得不起兵造反。他为国为民，有功无过，却换来这样的下场……什么睿亲王、长兴侯的，哪有成亲王的十分之一。”

“成大事者，向来都要无情无义的。”萧岐山又喝了杯酒，笑了笑。叶限就是这个性格，他一向深以为怵，所以给叶限治病的手段，他都是要保留几分的，不然怎么会十数年都没好完全。

如今万事俱备，只等东风来了。

锦朝也还想着长兴侯家的事。

采芙进来给她梳洗，她卯时三刻就要去冯氏那里服侍早膳。

过了会儿徐妈妈进来，行了礼低声和锦朝说：“小姐让奴婢打听的事，都问清楚了。”

锦朝想了解一下顾家几房的大体情况，公中的产业是谁在打点，内院事宜又是谁主管，免得去了冯氏那里服侍的时候一问三不知。

徐妈妈道：“祖家的产业并不多，奴婢盘算了一下，如今您手里夫人的嫁妆和物件就能抵上顾家的财产了，还不算咱们老爷手里的那些。这些东西一向是被太夫人握在手中亲自打理的，内院的事太夫人也插手，但名义上是五夫人协管，不过如今五夫人有孕，就是二夫人管得最多。而二爷、五爷都是不插手这些的。祖家如今只有二表小姐一个嫡女，其他庶女都不出挑。”

锦朝笑了笑：“难怪冯氏待我亲热呢。”她手里的东西虽然不算少，但是只相当于一个中等的世家，顾家的产业和她相当，那是有些捉襟见肘的。不过看祖家这派头，可是数倍于她们在适安的。

徐妈妈淡笑：“要说祖家的财产实在少，不过开销倒是大，有时候一年入不敷出，还要拿了府中的东西变卖。世家大族的，总是有个排场在，里子面子都要好看才行啊。”

锦朝继续道：“书香门第的传世之家，经商上面总是不好，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读书人自诩身份高，是不屑于做商贾之事的。例如开金银楼放印子钱，做酒楼茶寮，他们会嫌这些钱太掉身份。

他们如今回了祖家，吃穿用度也在祖家的开销里，父亲那点俸禄能顶什么事。说不定冯氏还会不时让顾德昭拿钱出来贴补，而父亲肯定是不拒绝的。

锦朝想来想去觉得头疼，还是由父亲去吧。他们受了祖家的保护，总不可

能什么都不付出。

她到了东跨院时，冯氏刚起床，正由松香服侍着梳了小鬟，抹了桂花头油，那黑色的小鬟梳得十分油亮。冯氏的脸映衬着水银镜子，难免显得刻薄了些。

锦朝请了安，冯氏慢慢地说道：“你先帮我磨着墨。”冯氏有早膳过后抄一卷佛经的习惯。

锦朝应“诺”去了书房，冯氏进过早膳才来，却又不急着抄佛经，而是盘坐在大炕上闭目养神。她睁眼看了锦朝一眼，才说：“女子站姿，好看才是第一要紧事。你不要敛首含胸，把背脊挺直，腰身绷紧，哪里会不好看呢。”

锦朝抿了一下嘴唇，磨墨的时候自然是要低头弯腰的，那样笔直地站着怎么能磨墨。

她道了一声“是”，站直了身体。

过了大半个时辰，冯氏才让锦朝过来给她洗手焚香。锦朝松了口气，那样站着一直不动也确实挺累的。

冯氏抄过佛经，顾家的老爷、夫人、孙辈就要一一过来请安了。这时候冯氏让她站旁给自己端着青釉白瓷的茶盏，等人过来行礼，锦朝也要一一还礼。她也渐渐摸出冯氏对众人的态度。冯氏对大长孙顾锦潇是最看重的，问了他许多课业上的事。她最疼爱的是顾怜和顾锦贤，别的庶女来请安，那都是淡淡地应一声。

二夫人送了上一月公中花销的账目过来，冯氏看了直皱眉。

二夫人看了忙说：“三弟家迁过来，又恰逢重阳。这开销多了些也是正常的。”

冯氏说：“那也没有多四成的道理，就是怜姐儿请的绣艺师父，束脩是三十两，那绣艺师父上个月可是没有过来的。再说你三弟过来，那东西也都是府里库房的，怎么还有两张梨花木小几的价钱？”

说来说去不过都是小头，二夫人听了有些急：“绣艺师父没来，却也不能不给银子，哪是怜姐儿不愿意学，梨花木小几是府里缺的。三弟来家里总归是添了许多东西，母亲仔细看看。”

冯氏有些不高兴了：“还怕我老婆子的眼睛出问题不是？你再回去核算核算，也别总拿着你三弟的名头说花销的事。”

二夫人不敢再说什么，拿了册子应“诺”下去了。

冯氏在顾家的威严是无人敢挑衅的。

二夫人退下后小丫头过来通传，说顾澜过来请安。